



第一次分紅

馬 琰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第一次分紅

馬 琰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1956年 沈陽

第一次分紅

馬琰著 曲羊画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軍署街二十三號）

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一號

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

編號：4511·787×1092 耗紙·2印張·34,000字

一九五五年一月陝西人民出版社原版

一九五六年三月新一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0,076 定價：（5）一角八分



羅成河開完社務委員會，和區委書記老陳又談了幾句話，走出大門，一股冷森森的秋風直衝他的心窩吹來。他忙把腰帶緊了一下，仰起頭，看看北斗七星，已經是深夜時分，正是人們睡夢中最香甜的時候。田野上靜悄悄的。只有地畔上的落葉，被風吹得發出了一種沙沙的聲音。羅成河四周打量了一下，委員們、組長們早已走的不見影了。於是他邁開大步一直朝村南走去。

這是社裏自開始打花生以來，他的新工作之一：每天不論夜裏有多少事情，他總要在辦完別的工作後，照例到花生場檢查一回，他惟恐由於一時的疏忽，使大家的財富受到損失。不過今天他的心情卻和往日不一樣，控制不住的歡樂與興奮，使他不能平靜下來。當會計王春和在會上宣佈了各項收入的總數字，及每個勞動日應分花生

的初步估計的時候，他的心就撲騰撲騰地跳動起來。

一年來，經過多少波折，克服了多少困難，他起雞叫睡半夜，耽心、受累，就為的是增加社員們的收入，現在總算達到了目的，他怎麼能不高興呢？

半彎子月亮，照着無邊的曠野。密麻麻的星宿在又高又深的天空上閃光。羅成河沿着田裏的小道，昂起頭，擺着手，一邊想，一邊跨着大步，寒風迎面向他吹着，田野上越發顯得冷靜空曠，但是他的心裏卻充滿了火熱和力量，不知不覺已經爬上了沙丘，他吃力地從沙窩裏拔着兩腳，翻過沙丘，就到了花生場的茅庵跟前。

茅庵裏有人在說話，聲音雖然不大，听得却很清楚。

“今年我是走錯了一步！”接着長長地嘆息了一聲。

從聲音和口氣裏，羅成河听出來說話的是劉發旺。這個人是民國二十八年由山東帶着老婆、娃娃逃難來到陝西的，解放前年年掏荒，打忙工，冬閒時販賣些煙、酒、雜貨，人很能吃苦幹活，無奈少地沒房，生活一直很困苦。所以土地改革時，他分的果實很多。那時他對工作真積極，眼都熬紅了，羅成河對他說：“旺叔，你去歇一會。”他回答說：“不累，不累。為大家服務嘛！”可是果實分配完了，他也就躺下再不想起來了，一天埋頭建立自己的家務。年年放下犁耙，就來回跑商，勤勞加上會投機，因此這兩年鬧的又買下兩畝上沙水地。生活日漸富裕起來，去年還買了一個大黑驢子，因此，他想退組單幹，大家批評了幾

次，沒有退成。今年互助組轉社，他表面上滿口說：“毛主席指的路沒錯。”實際上是勉強跟着進來的，所以平常專好睨着社裏的缺點說風涼話。春耕時，社裏幹活有點亂，人工調配沒經驗，二十幾個人一擁來一擁去，浪費了工還幹不出活，他蹲在地边上，喝上茶，笑着說：“這就是咱社的優越性嘛！”夏鋤時，按組包工，他起的最早，可是他不喊別人，也不先下地動彈，坐在路口上吸着煙說：“集體行動嘛！”因此，幹部們對他很頭痛。特別是他的姪兒劉冬生——社裏的副主任，早就在黨小組會上提過意見：要把他開除出社。當時羅成河覺得開除的辦法不妥當，可是自己一時也沒有想出合適的辦法。這問題就擱下了。這時羅成河听得他又在說怪話，就有意地放輕了腳步，走到茅庵後面，索性貼着耳朵聽起來。

“……人家組裏的地都拾掇完啦，咱社還沒完。就說咱們工做的細，挖的淨，可究竟能多挖出多少花生？我看還不如跑上幾趟買賣賺的利大呢。看人家元娃跑了兩趟三原、蒲城，闖下幾石麥子。咱是螞蚱拴在驢腿上了，跳不能跳，蹦不能蹦！你還好，四口人兩個勞動力，我哩，六口人也是兩個勞動力。……”

“你的地股子可比我多呀！”這是范順順的聲音。

“多頂什麼！地股子是按常年產量折算的。可是你的地種了花生，他的地種了棉花，今年棉花長的啥樣？兩畝頂不了一畝花生收入大。人家還不是一樣按股子分

紅。再加上靠河灣那十幾畝水淹了的地，一顆沒收，均拉起來，哼！還有啥？好我的老兄弟哩！……”

范順順眯着兩隻近視眼，嘴裏噙着一桿烏木管長煙袋，嘖嘖地吸着旱煙，注意地傾听着劉發旺說完他的話，無可奈何地吁了口氣說：“明天分了花生就摸底了。”

“摸底不摸底，我看久長不了。听翻娃那話也是打算抽地呢；王龔子年時蓋房欠下賬，已經找人說合着賣東頭那三畝地了，社裏能不叫人家賣！……我早就摸了底啦，三四十戶，又是地土連片，又是牲口合圈，鬧不長，非垮他娘的不行！”劉發旺說着很得意的靠着草堆半躺下去。

范順順吐了下舌頭，驚訝地說：“哎呀！這是咱老弟兄們曠野地裏說話哩，要讓幹部們聽見還了得！”

劉發旺却冷笑了兩聲，突地一下坐起來說：“哼！幹部！我看咱村那些砲筒子也涼啦。看我老大家的生娃，自從当了副主任能成啥樣！眼裏那有咱這些人。這陣又是啥樣！哼！那股黑旋風勁兒過去啦。”說到這裏，故意朝四面打量了一下，神秘地把嘴湊到范順順跟前，小聲地說：“他媽早露了話啦，說非退社不行。自私！落後！還不是誰有麥誰吃饅，各打各的主意。年時冬裏，說心裏話，我不想入社，知道鬧不成。可是又怕人家說咱落後忘本。”稍停了一刻，懊悔地嘆息了一聲，接着說：“那時要豁出來頂上個壞名聲，這陣早些把地裏活一了，跑上兩趟，吃的放的都有啦，說不定還能再買上兩畝好地哩。今年糧食

市緊的很！政府裏又光收不費，咱們總不能頓頓煮落花生吃嘛。老哥！不管怎麼說，先買下幾石麥要緊！”

从茅草縫隙裏，羅成河藉着月光隱約地看到了这一切情景。不覺怒火从心裏冒上來，頭頂到足跟，根根汗毛直豎。尤其是劉發旺竟曲解党的政策，更激起了他的氣憤，真想衝進茅庵去，嚴厲地教訓这老漢一頓，可是冷靜一想，罵一頓也是解決不了問題的，看他以後怎麼樣吧。這時候，剛才他心裏那种歡樂情緒已被煩躁給淹沒了。他不想再听下去，竭力克制着怒火，準備回家去，可是才提起腿來邁步，又听得范順順說：“噢！冬生原來是鬧問題哩！……难怪这一向愁眉苦臉的。”听到這裏，羅成河繞過花生場，从東边大路一直回家去了。

回到屋裏，沒有點灯，上炕就睡。他爸醒來了，老漢咳嗽了幾声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又快雞叫啦，這麼着要把人熬出病來哩！社裏的工作要緊，人的身子骨可也不是鉄打的呀！”

每當羅成河回來的很遲了，他爸總要念叨幾句。其实老漢並不是反对兒子做工作，只是耽心他的身体。因此羅成河也就照例地說上一句：“爸！睡吧。”有時候，他話剛一落音，就栽到枕頭上睡着了。有時候，却翻來覆去睡不着。

今天晚上，又是這樣。頭覺得昏昏沉沉，眼皮癢的抬不起來了，想睡，却偏睡不着。他用被子蒙住頭，心裏反

覆地數着一二三四五，可是越數越清楚。一連串的問題，向他擠來。……

劉發旺、范順順、劉冬生……這些人的問題，以前他心裏不是沒有數的，只是沒有像今天感到這樣嚴重。劉發旺個人冒尖思想很嚴重，勉強留在社裏也沒好處。范順順雖然是個老中農，可是生活過的並不寬裕，他父親一死，又賣了幾畝地，日子就更緊了。為人忠厚老實，就是心裏好打個小算盤，明知道入社有好處，可是入了社，又怕吃虧，叫別人沾了便宜。不過這個人壞話容易影響，好話也容易接受，抓緊團結教育問題不大。至於劉冬生是一個年輕熱情、工作積極、新培養起來的幹部，就是有些不善於從實際情況出發去貫徹執行黨的政策，工作方式方法上有些簡單急躁。最近這些日子情緒不好，特別是和他的關係不像以前那麼親切合作，羅成河也感覺到了，曾找區委書記老陳談過，老陳為這找劉冬生談過話，可是劉冬生總是推說：“沒啥。”弄的羅成河摸不着頭腦。偏這一向忙的沒點空兒，他思想上也沒重視這事。明天一定要找劉冬生……想着，想着，慢慢迷糊了。

忽然頭頂覺得冷森森有一股風吹上來，羅成河睜眼一看，原來屋頂南拐角上那個大窟窿上擋着的蘆蓆，不知什麼時候又被風颳開了。從破洞裏透進了灰白色的曙光。天將明了，四鄰雞叫的正歡，他穿起衣服，就喊人去了。

二

多麼晴朗的天氣呀！藍映映的天空上飄着幾團棉絮似的白雲。太陽用她溫和的光芒普照在大地上，晒得人們暖洋洋的，只覺得渾身都要發酥了。自然界也好像爲了祝賀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分紅節日一樣，這是半個月以來第一個好天氣。

村裏像沸騰一般地喧鬧着。

大部分男社員照常秋耕去了，少部分男社員在花生場幫着記賬，掌秤，趕車送花生。女社員在自家屋裏晒玉米棒，安園子。只有那些四五歲的娃娃在村道上跑着玩耍。

金春霞抱着她的小兒子，坐着社裏送花生的四輪車，笑呵呵地從南面回來了。臉龐兒黑裏透紅，在陽光的照耀下更顯得充滿了生命的光彩。一進村，她就尖聲嚷起來了。她的嘴快，又會說，把花生場裏分紅的緊張紅火情況講得有声有色。人們都眼巴巴地望着她，向她詢問着他們急於要知道的一切，羨慕地讚美着她那高高隆起的花生堆。金春霞就乘機不住口地向四面擁上來看熱鬧的婦女、娃娃們宣傳起來。連她那小兒子也從懷裏站起來，踢着腳，搖着手，呵呵地亂叫起來。一霎時，人越聚越多了。急得趕車老漢喊嚷了幾聲，人們才給讓出一條走車道來。

把花生倒在院裏，金春霞又抱着娃娃到花生場幫忙

工作了一会，晌午時分，她才回家，把面擀好，放在案板上，單等丈夫耕地回來燒鍋。

她坐在門檻上，剝着蔥皮，回想着一年來的生產情況。往年秋裏只有棉花、花生兩樣，今年豆子、穀子、玉米樣樣都有，最使她喜歡的是還分到一百三十二斤大粟。每年娃娃想吃顆粟



真難，自家沒粟樹，人家打罷拾上一小籠，寶貝似的藏着，等過九月蒸花糕送人。今年除了自家吃，送人，還能賣出一百斤。……正想到高興處，忽然聽見小兒子哇地一聲哭了起來。她抬頭一看原來是她丈夫回來了。

往常范順順回來，總是先抱起兒子親親，今天却看也沒看小兒子，一眼盯住了花生堆，難怪小兒子要哭呢。只見他蹲在花生旁，抓起一把放在眼跟前看了看，又伸進手去攪了攪，把散落在四邊的花生攏到大堆上，還呆呆地盯

着花生堆，不肯離開，直到金春霞連喊了幾聲：“娃要你抱哩！”范順順才過來抱起小兒子，同時問道：

“咱分了多少？”

“一千九百五十斤。”金春霞答着話就燒火煮面去了。

和范順順住隔牆鄰家的羅福元，是社裏最窮的一家貧農，他只有五畝地，今年都被水淹了。范順順抱着小兒子想到那裏去看看他分了多少。剛走到門道裏，劉發旺急急忙忙地跑來了。

“順順，你賣花生不？”

“不賣。”順順還沒來得及答話，金春霞在灶房裏就搶着回絕了。

“先買下點麥要緊！”劉發旺表現出很關心的神氣，眼盯着范順順。

“眼下還有麥吃呢，緩兩天再說。”金春霞只恐怕丈夫答應了賣花生，趕到門口，同時厭惡地瞅了劉發旺一眼。

劉發旺不好意思地看看范順順，解釋着說：“過兩天我到三原去，要賣，就給你捎上，咱弟兄們又不是外人，我還能賺你的錢。不賣，就算啦。”說着很不自然的嘿嘿了兩聲，又急忙走了。

范順順自從昨天晚上听了劉發旺的話，心裏也很着急，想趕早弄下幾石麥。可是眼前他認為更着急的还是分紅問題。他抱着走走看看的態度，在社裏幹了一年活，農業社到底對他有利沒利，是他最後根據收入情況進行

評斷的時候了。另一方面他覺得分紅時自己沒在跟前，總有些不放心：掌管分配工作的人，難免有些看人下菜、私情偏向的地方。他懷着滿肚子心事，想到鄰家探聽探聽。可是他見老婆一口拒絕了人家的關照，又怕得罪了發旺老漢，想說兩句留面子話，攆出門，劉發旺已經走的不見了。

羅福元和他媳婦正在院裏囤花生，一面高興地和來串門的左喜全老漢說：“要不是入了社，今年我非賣地不行啦。滿共五畝秋莊稼，叫水漫了個沒見啥，我和大家還一樣按地股按勞力分了紅。”正說着，看見范順順來了，就問：“你分了多少？”

范順順說：“一千九百來斤。你呢？”

“剛好分了你個零頭，九百斤。”

“你算鬧對了！”范順順說着攪攪羅福元的花生堆。“你这花生倒像比我們那花生白的多，連聲音聽起來都不一樣。”

羅福元知道范順順的脾性，故意挑逗着說：“你分的是堆子邊邊上的，我分的是堆子當中間的，當然不一樣嘛！”

果然，范順順听了這話，眉眼馬上就沉下來了。嘴裏嘟囔着：“忒他媽的！”扭頭就走。回到自家院裏，又抓起一把花生看了看，越看越覺得兩樣，心裏好生惱火。端起碗來，一面吃，一面心裏撥弄小算盤。他想來想去，覺得

土地連了片，按股分紅的辦法還是不好，自己的地肥，勞力強，少不了受虧欠。要是在組裏，今年光花生也收三千斤，這一合作就錯遠了。

兩口子悶著頭吃了一頓飯。金春霞洗碗去了，范順順暴躁地自言自語地嚷起來：

“他媽的！前回分豆子淨土，这回分花生又盡分了些孬的，這不是明擺著欺負人麼！”

“你別說啦！今兒咱分的頭一份。”

“我知道。好花生仁子飽，分量重，都在當心裏和底子上呢。看人家福元家分的是啥花生！”范順順氣呼呼的，濃黑的粗眉擰成了一團。金春霞却噗哧一聲笑了。

“我說怎麼剛才還好好的。串門回來就吊下臉來了。給咱分了就給福元分，緊挨著一個堆堆上的就不一樣啦，快不用說了，叫人聽著笑話！前回分豆子，你嫌分了個尾巴，这回天剛明，你從花生場趕回來，就叫我去分花生，又嫌分了頭份啦！噫！沒見過你这号人！”她說著也有些生氣了，伸手抓起一把花生。“你看！睜開眼好好看！一樣不一樣？”她的手一直拿到范順順的眼皮下。小兒子在他爸懷裏哇地一聲哭了，范順順往後退了兩步，瞪著眼說：“看！把娃吓的。”

金春霞接過娃娃，咚咚地進屋去了。范順順也跟著攆進屋，他覺得这回非要和春霞說出個結果不行。

“我盤算了又盤算，咱還是早些搭夥上幾家人自己幹

好。”說着，靠大櫃蹲下去，擺出了說理的架勢。“年時冬依了你的意見，咱把十七畝地、一條牛、一輛車入到社裏，眼下紅也分啦，農業社的優越性也看見啦，哼！還不是吃虧的吃虧，沾光的沾光。这回說啥也是非退社不行！”

金春霞只顧哄娃娃睡覺，先還沒在意，聽到後面，丈夫又提出了退社，心裏一急，就說：“照你說毛主席的政策也錯了！”

“我沒說那話！”范順順連忙分辯着。口氣稍微和緩了一些。“毛主席的政策還不是叫咱增加生產过好日子麼。今年莊稼長的啥樣？不說咱那五畝棉花，光說老南頭那五畝花生，就挖了三千來斤，咱才分了多少？”

“玉米、豆子、棗就不算數？”

“一滿打上六百斤。還有啥？”

金春霞半天沒言語。自從四月裏生了娃，她就沒到老南頭地裏去過，只在村跟前拾棉花、搬玉米、……花生長的啥樣她雖沒見，可是她也在會上聽說過，那五畝是社裏的丰產花生，人工、肥料比那塊地也用的多。想到這裏，正打算解釋說明，小兒子却又叫了兩聲，話到嘴邊就停住了，手在娃娃背上輕輕拍起來。范順順見她沒言語，以為把她說服了，就得意地說道：

“要不入社，咱今年收入看有多少？都是自己的。……反正吃虧就这一回。人家劉發旺、羅翻娃、王犂子……都要退社哩。……”

“誰退不退，咱總不退。分多分少，够吃就行。”金春霞見他又提退社，就不耐煩地从炕上跳下來，順口頂了一句，生氣地走到院裏去了。

“够吃？看你喝西北風吧！政府裏光收不費，黑市一斗麥五六万（舊幣，下同），一百斤花生才能換多少，牛娃鎮上念書一月就得五十斤，你……”范順順又急又氣地跟到院裏。這時刘來喜在街上喊他鋤草，他答应了一聲，然後走到春霞跟前，急的兩個眼珠子都要鼓出來了，咬着牙，小聲但口氣却很嚴重地对老婆說：“人家刘冬生早就打算退社啦，你……你……”話沒說完，刘來喜催喊的緊，他就走了。走出門，他還想：“这人真没办法，死扭住一條道道，到底是女人家，甕底裏漏西瓜，她看不見，路上揀了個芝蔴倒美的不行啦！”

丈夫走後，金春霞在院裏又呆坐了一会，心裏悶悶不樂。這一場小爭吵，沒有吵出個結果，使她心裏很不痛快。

自从去年秋後建社工作開始到現在，他們夫婦兩人之間已經鬧了幾次小口角了。這期間，范順順一次因為評工分，一次因為夏收勞力調配，鬧過兩次退社。不過那兩次都沒有今天來的氣火大。金春霞推測了好一陣，究竟摸不着丈夫今天的氣火从那個問題上生出來的。她从十五歲上由河南逃荒來到陝西，就被賣給范順順做了媳婦，和范順順一塊生活了十六年啦，摸透了丈夫的脾氣。她

懂得丈夫是一個謹慎，小心，忠厚，老實的人。說他腦筋不聰明，他還好算個小賬，說他腦筋聰明，他可總是看不見一步以外的事，老想按照舊規程走路。但是金春霞呢，却是一個敢於打破舊規程的人。比如說當地婦女是沒有下地勞動的習慣的，可是她自嫁到范順順家，短不了下地幹活。起初婦女們都笑話她，後來也有個別的農忙時幫丈夫收割的了，不過都沒她能幹。解放後，婦女們都不敢接近工作幹部，而她從各種事實上看到了人民政府的好處，積極響應各種號召，參加村裏的活動，因此，她就被大家選為婦女主任。到縣裏開過兩次會，思想上就更開通了。只是前兩年光怕耽誤自家的工夫，幹工作還躲躲閃閃。自去年村裏整黨後，她才認識到為人民辦事是光榮的。她在大會檢討了自己的缺點，以後工作就積極了。去年夏收畢，羅成河介紹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，從此她在執行黨的政策上更堅決。建社工作開始，她說服丈夫報了名，但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具體表現在那些方面呢？當時在她自己的頭腦裏也還是空洞的，只是從會議上接受了一些大道理。

這一年來，她從生產中實際体会到了農業社的優越性。她記得在互助組時，常為做活先後鬧意見。下個半墒雨，誰都想先種；莊稼黃了，誰都想先收。年時她家麥子遲收了半天工夫，遭了風揚，每畝少收了三四升。現在社裏這些問題都解決了。婦女們的力量也使出來了。人